

在大竹县城吃了一碗肉丁面,出城东行,前往乌木镇所辖的广子村。

立冬已过半月,连续下了几天小雨,天色晦暗,田野光秃,山川草木耷拉着脑袋,显得有些萧瑟。

到了,同志们,下车哟!随着带队者舒官文的一声大吼,把我从昏昏欲睡中唤醒过来。

说起这个官文,也算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,他还在大竹,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彼时,我刚到报社不久,急需人手,想请他过来一起共事。记得是一个周五的黄昏,他到我办公室晃了一下,发现条件太差,摇摇头,转身走了。两年前,他当了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席后,又把我拉进科普作协这支队伍,让我得以与很多以前的朋友再次相遇,把酒言欢,谈诗论文。

下车,抬眼便看见一块硕大的横匾,上书“广子村”三个大字。脚下,是平整宽阔的沥青路,一路欢呼着向前延伸。

我在广子村有块地!又是官文,指着对面一片田地冲大家喊道。官文本是大竹人,他说在大竹有一块地再正常不过,我也就信以为真。待到大家哈哈大笑时,我才醒悟自己上当了。老友王达告诉我,我在广子村有块地,是当地打造的一个农文旅项目,划出一块块土地,让城里人租用,节假日带着家人前来打理,体验播种和收获的快乐。

一路前行,田畴平整,山水有致。道路两旁的农舍全都进行了统一打造,白墙黛瓦,流水潺潺,竹影摇曳,营造出一幅如同江南水乡般的诗意画卷。



这是村民修建的别墅哦,大家节假日可以带家人前来度假。在几栋漂亮的房屋前,人高马大的何武跃上一块石头,双手叉腰,一脸自豪地冲大家喊道。何武以前当过县旅游局局长,对农文旅项目自然比我们专业,一开口便如脱缰的野马,滔滔不绝。

何武告诉大伙,广子村附近有个姓廖的老乡,在浙江安吉工作时,喜欢上一位当地姑娘,结婚后,不仅把妻子带回故乡,最关键的是,还把安吉白茶带到了大竹。几番寒暑下来,白茶不仅在大竹生了根,还形成了一大产业,欣欣向荣,渐成燎原之势。如今,他又在广子村投资开了一家“廖一拍”非遗工作室,惠泽乡梓,成了乡亲们心中的致富带头人。

继续前行,陆续经过稻虾综合种养基地、芒梦里度假庄园、研学手工坊、广子村老街等。大家一边

漫步,一边拍照,一边交流。冬日的广子村,虽然少了春的艳丽、夏的热烈和秋的丰硕,却多了一份沉静和幽思,多了一份孤独的美。

正准备离开广子村,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作家吴华指着前面山坡上一栋小楼,对大家说:那里有个木言书屋,大家去看一下嘛。书屋?在这远离城市的乡村,怎么会有家书屋?要知道,这几年,无论男女老少,大家白天黑夜抱着手机看个不停,还在坚持看书的,基本算是珍稀物种了。也因此,城里的书店都快绝迹了,这里怎么可能还有一家书屋?我有点将信将疑。来都来了,进去看一下嘛!秀品老师见我有点犹疑,一脸爽直地对我说道。

陪秀品老师走进书屋,真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这岂止是一个书屋,分明就是一家规模不小的书店啊!书屋分上下两

层,装修考究,分类详细,大部分都是文艺书籍。同行的都是一些书痴,读书写书的,比如景瑞先生、李雍先生、国忠先生、晓澜先生等,一个个见到书,犹如饿了三天三夜的人见到热气腾腾的红烧肉,齐刷刷地走到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前,好半天动不了步。

突然,我发现了整整一橱窗的诗歌书籍,有国外的,比如《英国现代诗选》;有中国的,比如韩东的《奇迹》等。在中间一层,我看到了余秀华几年前出版的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。很多年前,余秀华还在湖北钟祥乡下时,我和她在QQ上有过交流,或许是我也有过一段苦难的乡村岁月吧,我理解她的命运以及她同命运抗争的一切努力。

在这个寒冷的冬天,在这个孤寂的乡村,居然还能遇到诗歌,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。刹那间,我破防了,就像一个黑暗中跋涉的人看到了月亮和星光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温暖,感受到了诗歌磅礴的力量和诗人不屈不挠的尊严。什么都不说了,我当即买下一本,一是致敬余秀华,二是感谢在广子村开了这家书屋的人。

走出书屋,望着眼前朴素的田野、厚重的乡村,我一时之间百感交集,是啊,让读书和耕作和谐共生,一直是中华文明千百年的传统,在广子村,我终于见到了现代版的耕读之家。我甚至幻想,将来某天,我在广子村真的有块地。白天,我在田野里耕田锄草,插秧补苗;晚上,我在灯下读书、写诗、品茶、饮酒,在漫天的萤火虫和遍地的蛙鸣声中,渐渐进入梦乡。

## 初冬入塔川

□查晶芳

塔川,初闻其名,以为山高岭峻,气象峥嵘;去后方知,乃倚山静卧之山野小村。只因右侧山腰有数十幢民居,随山势起落有致,状若宝塔,又有溪流穿村而过,故名之曰塔川。其东侧约两公里处,就是闻名遐迩的宏村。如今,塔川秋色也赫赫有名,小小的村落与香山和九寨沟并列而为中国三大赏秋胜地。

初冬入塔川,秋意仍浓。我们踩着平整的石板路进村,只几步,便跌入画境。脚边,是大片大片的格桑花,淡红、嫩黄、浅紫、粉白,清新明艳之气扑面而来。路旁时有古树迎客。红枫似醉饮了山乡的纯酿,正酡红着脸颊向人张望。栗树、香樟岁晚不改其颜,叶片依旧或墨青或浓绿,恍若神情端肃的长者。银杏挥舞着金黄羽扇,姿态端方,气度优雅。乌桕最惹眼,高大的身材披一袭彩衣,朗日和风中,闪闪发亮,簌簌轻响,似与游人致意。远眺田野,稻

浪漾成一片片橙黄的潮水;山脚下,一幢幢徽派民居掩映于翠竹绿树间,黛瓦白墙、飞檐翘角若隐若现。站在观景台上看小村,活脱脱一幅色彩丰浓的油画,温暖而明亮。正逢初冬晴日,云净天旷,湛蓝一片,恍若梦境。此景此境,恍然已是画中仙。

走着走着,目光总被乌桕绊住。乌桕赤于枫,古人诚不欺我。日暮伯劳飞,风吹乌桕树,从前读古诗,总以为乌桕代表的是哀愁萧瑟。此刻看来,错了。这树同时拥有着四季,青绿、绯红、橙黄、绛紫,四时光阴齐聚一身,浑如一部气势雄浑、铿锵富丽的色彩交响乐,雍容气度尽显无遗。比起格桑花的娇艳鲜嫩,乌桕的美显然更深沉,更有意蕴。美,一旦被光阴浸润过,便有了厚度和重量。且乌桕籽还可榨油,形美又实用,难怪被塔川人深爱。一棵棵乌桕,用它们皱褶皴裂的树干托起一树树斑斓,像是

高擎着无数彩旗,将寻常的田间地头渲染出浓浓诗意,成为塔川画卷中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。有人说,乌桕是塔川的灵魂,我信。

曲曲弯弯的田埂似沉默的向导,一路牵引着我们走进小村深处。一块块稻田,一片片橙黄,是大地写给塔川的温柔信笺。我随手拈起一支稻穗,粒粒饱满,却尚未收割。村民说,这是有意留着供人观赏的,到收割时,还会举办割稻比赛和稻田音乐会。这是给游客沉浸式体验啊,好创意。而此刻的我们遇见稻田,不啻故友重逢,纷纷钻进田里,一个劲地摆姿势、拍照摄像。正笑闹间,一位提着自拍杆的大姐走过来,教我们如何在稻田里拍出美图。只见她侧身站立,红衣飘飘,抬手将蓝纱巾高高抛出的瞬间,整个人也在蓝天与稻浪间一跃而起。那一刻,暖阳和风似抚平了她脸上的风霜,她显得那么容光焕发,仿佛青春正盛。大姐是北京人,独自出来旅游,满脸笑容,神采奕奕,想必山水亦有美容之效吧。跟在她后面,我们又爬上高高的草垛,排排坐,齐挥手,最后还来个背影杀,阵阵大笑滚落田间。我们

这疯劲,还真应了田埂间那句广告语:生活无解,塔川撒野。

绕村缓行,见清溪环绕,屋舍错落。不时出现竹篱笆、小菜园,里面青蔬正当时。白墙黑瓦边,一树柿红分外惹眼。那点点暖红,像一盏盏小灯笼,摇曳在风中檐下,衬着素净的白墙黑瓦,清寂如画,古雅若诗。在一家文创小店里,乌桕籽做成的精巧装饰品、以塔川秋景为主题的小型木雕,无一不玲珑可爱。其售卖文案是能带走的塔川秋天,妙。还看到一间民宿叫“五柳斋”。木门迎客,墙倚修竹,典型的徽派小庭院。其名之意,不言而喻。若长住此间,或许真能活成一首陶渊明的诗吧。

如果说宏村像优雅闺秀,塔川必是纯朴的村姑。在她身边,你可以自由如风,翩跹似叶,无须端持,毫不拘谨。因为,它就是田间,就是旷野,原汁原味原生态,可容纳一切笑闹与喧嚷。坐立行走,眼前都是熟悉的村庄、亲切的风光,恍惚间,他乡已成故里。

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,都藏着一则既绚烂又质朴的童话;而塔川,正是那个童话温暖的底色。